鄭志疏證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儀禮志

聘禮記出祖

祖祭道神疏本

疏證曰鄭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疏云凡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釋幣於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於軷者謂山行道路之神是以委土爲山象國中不得軷名國外即得軷稱引詩傳曰者證軷祭道路之神也若然此見出行時祭軷案韓奕詩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淸酒百壺是韓侯入覲天子出京城爲祖道又左氏傳鄭忽逆婦嬀于陳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志以祖爲祭道神是亦將還而後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胡培翬正義曰泉水孔疏云軷此祭皆於國外爲之又名祖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經軷既爲祭名則祖不得又爲祭名故鄭以

始解之孔疏又云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是也錫瑞案此經出祖與詩云出祖文同其義不當有異然祖之祭有二一是行於本國一是行於所適之國聘禮行於本國故鄭注云行始若鄭志云云蓋謂忽未去陳而行配既配乃祖而去陳其祖祭行於所適之國與韓侯出祖義同本非行始故鄭必易其訓曰祭道神此經出祖與詩云出祖不同即從鄭志皆以祖爲祭道神未始不可鄭必別之爲行始者正其因文立訓若心分明之處胡氏之說未得其旨

覲禮乃朝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 周禮大行人疏

疏證曰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錫瑞案春見曰朝云云者周禮大宗伯文鄭彼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同至大行人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鄭注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

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偏據此則朝覲因時而異矣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白虎通曰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諸此則朝覲之禮亦殊鄭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也鄭志乃以朝覲爲四時通稱者蓋朝與覲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謹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駮之曰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觀據時所用禮鄭君據覲禮云前朝謂朝爲通名與鄭志朝覲四時通稱正合若然則公羊今文說與周禮古文說本無異義不必如許君泥看而是此非彼亦不必如萬斯大謂朝覲止是一禮矣

喪服傳繼母如母

答趙商問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 通典凶禮篇爲出繼母不服議袁氏攷證曰前

有鄭元二字今刪

疏證曰通典引鄭答趙商云云又引魏王肅云無服季祖鍾云繼母在如母出則為父所去不服也晉范宣曰夫繼母之所以出者非身有穢釁則必犯逆於父是以致此斥黜恩不生已義距於父非恩非義何以得服河內從事史廢遺義曰夫禮緣人情而為之制辭以義督親然實以恩斷義孩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齊服下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已無名徒以配父有母之薄視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及其出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棄母之名若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其宜矣案喪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致殊也注曰因繼親也疏云傳發問者以繼母本是路人今來配父亂如已母故發斯問答云繼母配父即是胖合之義既與已母無別故孝子不敢殊異之也據疏則繼母所以如母者正以與父胖合之故既為父所出則義絕故子不服徐邈答劉閏之問庶子服出嫡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為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據此則繼母可知汪琬曰或問繼母與母於禮亦有不同歎曰有之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為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

者也

慈母如母

趙商問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不答慈母賤何得如繼母邪

通典因禮篇大夫士爲慈母服議袁氏攷證曰答上本有鄭元字今刪

疏證曰通典引鄭志云云又引蜀譙周云妾不得有繼母名慈母但慈己爲父命者不過小功也晉崔諒父命妾親撫養諒爲子祝亡鉅鹿公裴頠議依禮服慈母如母劉智釋疑或問曰喪服傳云妾之無子者妾子無母父命爲母子是名慈母今一妾自有子一子以無母父命爲母子當如慈母一服齊縗三年不答曰父有兩妾一妾無子一妾有二子分其一子令爲無子妾作子子不敢違父命也而不得終爲子之道按譙周集圖云喪服齊縗三年條曰慈母如母父在爲慈母則條不周見今古文載所說慈於貴妾父在齊縗周慈於賤妾父在大功九月古文鄭氏說此士大夫士之妾子父命爲母子者也大夫之妾子以父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爲母周矣其大夫降爵一等士無爵降例也父卒皆伸按經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不別貴賤自非祖嫡大夫以爵降一等故妾之子從父例降母一等爲大夫妾雖有貴者不得禮君何得不爲

爵降凡此之類今文說不如古也案喪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疏云案內則云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彼終其身爲終孝子之身此終其身下乃云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則以慈母輕於繼母言終其身唯據終慈母之身而已明三年之後不復如是以小記云慈母不世祭亦見輕之義也錫瑞案小記又云爲慈母之父母無服通典載晉劉智庾蔚之之說謂孫不服慈祖母不服慈姑則慈母雖云如母實不得與親母全同故鄭君云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蓋繼母嫁從乃爲之服不從則亦不服慈母嫁無論不從不服從亦不當爲之服也

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詩葛覃疏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歸寧之禮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禮記檀弓疏袁氏攷證曰檀弓疏引此其上有鄭答趙商云五字今刪去以合前條

疏證曰詩葛覃正義曰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沒猶得歸甯
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
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
下也故鄭志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
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禮檀弓正義曰
案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
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引鄭答趙商云云
喪服鄭注曰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
自絕於其族類也疏云若父母在嫁女自當歸甯父母何須
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故鄭據
父母卒而言若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其人
君絕宗故許穆夫人衞侯之女父死不得歸賦載馳詩是也
錫瑞案此傳所云歸宗指被出大歸而言鄭注亦分明當以
父雖卒猶自歸爲句謂父雖卒猶有大歸之時父卒而歸必
以爲父後而持重者爲宗主雖見絕於夫家不自絕於已族
故鄭云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持重二字
釋爲父後言主持廟祀之重鄭必以父卒爲言者以父在則
所謂子嫁反在父之室者自有父主之不必以昆弟爲宗主
也賈疏讀猶自歸宗爲句誤孔疏亦誤此云歸宗鄭答云歸
甯者蓋推廣言之孔賈之疏專以歸甯爲言而不及歸宗是
誤會鄭意與喪服傳注不合又案葛覃傳曰甯安也父母在
則有時歸甯耳鄭箋於歸甯父母何雖無明文而序箋云可

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是鄭意以歸寧爲孝泉水姜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又伏后議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則鄭解歸寧與左傳所言歸寧同義而惠元龍詩說據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謂古無歸寧之禮毛傳因左氏而誤段玉裁以父母在以下九字爲後人所增陳奐以此九字是鄭箋語竄入毛傳序云則可以歸歸即言告言歸序又云安父母即寧父母毛公本序作傳故上文既釋歸爲嫁則此句第訓寧爲安歸寧父母者既嫁而寧父母所謂無父母詒罹也說文引詩曰以晏父母許引三家詩與毛詩文異而實義同錫瑞謂諸說皆誤未曉漢儒家法漢時今古文各自名家不可強合三家詩公穀二傳皆今文博士所傳爲一家毛詩左傳皆古文同出於河間博士爲一家左氏明云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毛傳所云必同左氏鄭從古文故用毛詩左傳之義不用穀梁義也說文所引三家詩作以晏不作歸寧是三家說不以爲夫人有歸寧之禮此三家詩同於穀梁之明證然則穀梁之義雖正乃今文家說不可通於古文段陳欲強刪毛傳以合於三家不知毛傳本古文當同左傳不當同穀梁是亂其家法矣必謂夫人無歸寧禮左傳何以云云豈亦可強致左傳以合於穀梁乎今古文各自爲說不當強致今文以合古文亦不當強致古文以合今文至鄭君之意據泉水箋與伏后議其謂夫人有歸寧禮尤瞭然明矣惟父母沒則不得歸不同大夫妻耳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本疏

疏證曰鄭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云鄭意以父祖有廢疾必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不取受國於祖者若今君受國於曾祖祖薨則羣臣爲之斬何得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若然曾祖爲君薨羣臣自當服斬若君之祖薨君爲之服斬臣從服期也若然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則君之祖亦是廢疾或早死不立是以君之父受國於祖復早卒今君乃受國於曾祖也引趙商問云云曰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也章平曰彼志之說惟與此注父若祖有廢疾不立同

而兼具父在一義也張爾岐曰注云繼體之君容有祖父之喪者謂父有廢疾不立而受國於祖或祖有廢疾不立父宜立而又早卒受國於曾祖故身已爲君而又有父若祖之喪皆爲之三年其臣從服爲之期也宋史朱熹乞討論喪服劄子曰臣間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饋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爲父適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葢適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適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問者遺詔初須太上皇帝偶達康豫不能躬就喪衣陛下實以世適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若在禮律所宜一適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覩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末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議於本議之未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適孫爲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末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圖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上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撿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自咨驗但以禮律人脩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

疏證曰正義曰寢是已之所居師又成就于已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遁與師弟子相爲服議引盧植曰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奔喪云哭師於廟門外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耶徐邈答曰蓋殷周禮異也錫瑞案徐氏即用鄭義孫叔然乃鄭君高弟故遵師說經云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正義曰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在門外也據此則周禮哭師於廟門外蓋節師與父友相等師亦非先祖之親故亦在廟門外沈氏謂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林喬蔭謂當以父之存設爲斷以孔子幼孤而云師至哭諸寢意哭於廟門外者是有父之人益師有父命之者有已自從之者父命之則父之友也二說皆謂停之義與古義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注云與哭師同親之正義曰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子路於中庭故云與哭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故下云朋友哭諸寢門外案奔喪云師於廟門外者謂周禮也下文據殷法也

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注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

戒之

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答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本疏

疏證曰注云嫁母齊衰期正義曰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引張逸問爲云云又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正義曰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述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也雖有二子相承者唯有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禮說不與從合非一也錫瑞案鄭答張逸明引子思哭嫂爲證則鄭從於子思哭嫂雖無注必不以爲原憲矣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昔無注而於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注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是訓從爲之服從爲虛字不分別從嫁與否檀弓注云嫁母齊

衰則鄭解喪服亦當以爲繼母嫁皆當服期矣王肅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庾蔚之謂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卽情易安於傳亦無礙譙周袁準謂父卒母嫁非父所絕仍用鄭說謂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則與張逸引禮出妻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不合喪服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之子爲父後後爲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喪服小記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據此則爲父後者不服出母有二義一在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私親一在適長主祭不得以私親之喪廢祭張逸引禮蓋卽喪服傳與喪服小記鄭注喪服小記云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禮也是鄭亦以爲適子不服出母而譙周袁準乃謂嫡子猶宜服期與禮不合與鄭君之意亦不合徐乾學駁之是也崔凱庾蔚之謂爲父後者雖從繼母嫁亦不服其義尤正大

斂斯席矣注大斂奠于堂

答趙商云堂當爲室 疏本

疏證曰正義曰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答趙商堂當爲室也錫瑞案大斂之奠設於室者士喪禮曰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是奠席斂席先陳於東堂下奠席卽下設于奧用以奠者也經又奠

曰燭俟于饌東注云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疏云堂雖明室猶闇者前小斂陳衣于房無燭者近戸得明故無燭此大斂于室之奧故有燭以待之經又云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注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于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疏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者以其設席于奧當先照之爲明也云自是不復奠于尸者鄭欲解自始死已來襲奠小斂奠皆在尸旁今大斂奠不在西階上就柩所故於室內設之則自此已下朝夕奠朔月薦新奠皆不於尸所總解之經注甚明大斂奠於室之奧不於堂也以爲在堂者或由誤以陳席之處爲設奠之處據鄭答趙商則鄭君已自校正此誤字而後來仍沿其誤可見校刊之難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魏書禮志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本疏

疏證曰注云言禫明月可以用樂正義引鄭志云云曰此非當月所受樂名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能徵徙月之

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錫瑞案鄭解祥禫本戴德喪服變除云是月禫非上祥月精縞不易王肅誤讀禮記遂生異義孫獻子禫正義已詳辨之今載其駁曰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幷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卽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孔疏申明鄭意

可謂詳晰觀此可無惑於王肅之異說矣

君遇柩於路

答張逸云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本疏

疏證曰注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正義曰君遇柩於路者君於其臣當時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賁尙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既有民臣之恩以此使人弔引鄭答張逸云云曰故此云兼臣也錫瑞案左氏襄二十三年傳云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下妾不得與郊弔杜注云婦人無外事故正義曰檀弓云哀公使人弔賁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賁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元云行弔禮於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事者檀弓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鄭元云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柩在野則得受弔婦人無外事雖從柩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受野弔而曾子非賁尙者以賁尙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若君遇柩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及微小之臣也左傳疏意在申杜故與鄭義微異而亦可以互證

弁經葛而葬

鄭沖云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經之衰亦是弔服也本疏袁氏攷證曰沖鄭君之祖當是鄭君稱其祖之說爲答耳失問人姓名

疏證曰注云襍記曰凡弁絰其衰袂正義曰引襍記其衰侈袂者證旣服弁絰其衰亦改案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爲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沖云云曰案喪服改葬尙服緦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錫瑞案雜記注曰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正義曰其首著弁絰身著錫衰緦衰疑衰其此三衰大作其袂據此則弁絰錫衰是弔服葬雖接神不可純凶未必與弔服同鄭君雖引雜記之文未嘗據以爲錫衰熊氏皇氏之說孔氏疑之是也皇氏引鄭說稱鄭沖其義不完未知鄭意以爲然否周禮疏曰元鄭沖之孫此與三國魏時鄭沖同名則是一人據此則鄭君之祖亦通經學足徵家學淵源矣

周朝而遂葬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

傳耳不得雜經

周禮喪祝疏袁氏玫證曰本疏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

疏證曰喪祝及朝御匶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文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引元謂乃奠朝廟奠疏曰先鄭解朝廟法後鄭皆從之不改引檀弓云殷朝而殯於祖者殷人殯於廟始死斂訖即以柩朝廟而殯之故云殷朝而殯於祖云周朝而遂葬者周人不殯於廟故始死殯於路寢七月而葬以次朝七廟先禰而後祖廟別一宿後朝始祖廟遂出葬於墓故云周朝而遂葬云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此左氏傳公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就宗廟已下鄭君解義語晉宗廟在曲沃者晉承桓叔之後桓叔本在曲沃故晉宗廟在曲沃引趙商問云云曰何耆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雜經孔子發凡言不薨于寢不殯于斷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凡發凡則是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錫瑞案既夕禮遷于祖用軸注云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蓋彙乎

生將出必辭尊者輁軸也疏曰云遷于祖用軸者謂朝廟
之時從殯宮遷移於祖廟朝時用輁軸載之云檀弓曰殷朝
而殯于祖者殷人將殯之時先朝廟訖乃殯至葬時不復朝
也云周朝而遂葬者周人殯于路寢至葬時乃朝朝訖而遂
葬引之者證經將葬朝祖之事又檀弓孔疏曰殷人尚質敬
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
亡沒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
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言之
則周人不殯於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
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
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
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錫
瑞案據禮文鄭注殯於祖廟自是殷禮周朝而遂葬無殯於
廟之文晉文公去絳而殯於曲沃當時或用殷法本非周之
正禮鄭君以爲末世侯國不同不得以傳難經分別經傳斷
制精塙若僖八年致哀姜傳不殯於廟云云此乃左氏所定
之禮非必孔子發凡左氏云禮多據當世通行之禮言之與
禮經不合其以殯於廟爲正禮所據者即晉文殯於曲沃之
類耳服杜知其與禮不合故爲調停之辭服謂廟即殯宮杜
謂以殯朝廟皆强爲左氏解而非左氏意也鄭君以爲變周
文從殷質此公羊家之說左氏並無此義不得以公羊解左
傳鄭君知春秋所行之禮非正禮未知左氏所定之禮亦非

正禮也賈疏申鄭甚明乃復強引左氏自生轇轕且偏據左氏說以此等為孔子發凡更失之矣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旣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玆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答張逸云云曰然不復饋食於下室交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錫瑞案士喪禮記曰燕養饋食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記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室正寢聽朝事鄭答張逸皆本士喪禮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

父鄭注士虞禮明引是日也以虞易奠之文答張逸云旣虞祭遂用祭禮與以虞易奠之文合皇氏以爲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正本鄭云下室無事之義記言生事畢承卒哭之下實兼承虞而立尸數語而言以虞與卒哭期近相接不復分別耳孔疏泥於文承卒哭必謂卒哭乃不復饋食非特與鄭義不合亦與以虞易奠之文不符矣

王制公侯田方百里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 本疏

疏證曰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正義曰云殷有鬼侯梅伯按明堂位云脯鬼侯又呂氏春秋云昔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楚辭云梅伯葅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鄭引此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者按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一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

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稱名非爲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異畿内謂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標異畿内特謂之子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内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内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内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内據下文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引張逸問云云錫瑞案孔疏申鄭可謂詳盡然酒誥曰侯甸男衛邦伯是言殷時之事則殷亦有男爵合以微箕子爵亦是五等孝經夏制亦有公侯伯子男之文鄭君云周立五等增子男似未可泥孔疏引僞武成列爵惟五以證更不可據益所謂殷爵三等者即春秋合伯子男爲一之制殷爵雖有五等而伯子男不分高下則名五而貴三至周乃截然分爲五故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正用殷法耳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周制四夷之君稱子與殷制畿内之君稱子不同亦三

代王者改制之異成蓉鏡曰尙書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鄭彼注云微與箕俱在圻內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爲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鄭以微箕二國俱在圻內者紂都朝歌在衞輝府淇縣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於河北地形西北贏東南縮未必截然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爲圻外非也今案爾雅釋地九州孫炎李巡郭璞並以爲殷制兩河間曰冀州郭注自東河至西河冀州即詩商頌元鳥所云邦畿千里者微箕故城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正與鄭君義合皋陶謨弼成五服鄭彼注云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義與志同

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

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

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號 本疏

疏證曰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正義引張逸云云曰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號百里之意錫瑞案周制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虞號之百里稱公不知何因而虞爲大王之昭王季之穆致其封國皆在周初當時既封爲公必無地小號爲子男之理鄭答張逸荅亦借端指點未可據爲實也鄭言斥於界加封後人亦多疑之今攷周初諸侯實有加封之事鄭詩譜曰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邱後成王因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詩譜又引明堂位地方七百里以證魯之大啟爾宇以魯百里封於是始定是魯二國實有加封之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史公亦以爲齊魯不止百里皆出加封始然顧棟高謂以奄益魯以蒲姑益齊陳奐之說亦然證以左傳漢書說文其說有據然則周禮王制所言封國制度非不可通鄭君以斥界加封之義疏通二書使各不相背斯爲通識不得謂其強爲

傳會也

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 本疏

疏證曰注云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卽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襍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引鄭志荅田瓊云云曰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引鄭荅田瓊云云曰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常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錫瑞案周官司

服云享先生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據此則天子祭社稷等於五祀而降於先王三等先公二等不得謂之尊祀與祭天地同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天子以天地之祭為最尊諸侯以社稷之祭為最尊經云天地社稷當兼天子諸侯言之蓋天子者為天地之宗子而諸侯之社稷為天子之命祀以天地臨天子以天子臨諸侯則私親不得不有所屈猶之子厭於父臣厭於君其服皆有不得伸者鄭謂不敢以卑廢尊是也答田瓊變社稷云郊社未析言之耳六宗據鄭義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與今文尚書說不同此與曾子問一條互見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答趙商曰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

爲大祖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閒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引鄭志云云錫瑞案注說甚明疏解亦斷後之論者多有異義秦蕙田五禮通考謂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此專指繼別之大宗而爲大夫者言之以發凡起例耳而義挨之繼別大宗而爲大夫者得立三廟大祖一廟一則一主親廟二則一昭一穆每廟二主父曾一廟祖高一廟繼廟也若非繼別大宗不得立大祖廟繼禰小宗止得立一廟一主至繼曾祖小宗止得立祖禰二廟猶皆每廟一主以父祔於繼曾祖廟小宗則以父祔於第二廟而每又以父祔於第一廟繼高祖小宗則以一廟主之大祖廟一親廟繼禰一此以王制推之大祖一親廟一則繼禰廟二主矣祭法云適士二廟以大祖立一親廟止得立二廟此惟大宗爲然若小宗不立大祖廟止得立一祖小宗一廟三主小宗廟惟一主繼祖小宗一廟二主繼曾祖小宗一廟三主繼高祖小宗一廟四主祭法又云官師一廟蓋無大祖如有

之則一廟而五主矣林喬蔭駁之曰周道賢賢貴貴與尊尊
親親並行大夫得立三廟與士之二廟一廟者正以其尊賢
貴而親一優之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今如所說不論
爵等而一以宗法爲憑而又必百世不遷者始爲大宗則經之
言廟制直云大夫大宗三廟小宗二廟一廟適士大宗二廟
小宗一廟官師大宗小宗皆一廟可矣何以止別其爲大夫
士不別其爲大小宗耶是不唯王制與祭法不能相通而大
夫二廟一廟適士一廟已先與本文自相背舛況廟無二主
曾子問已明言之使謂一廟而二主三主四主五主惟其所
藏何以云無二主且廟各有名故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
考即祖禰高曾之稱若合數代於一廟則將名其廟爲何廟
乎又況大祖之號以功德定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其第一
代初爲天子諸侯大夫者當之士之先世非爲大夫其功德
盆足以享百世之祀若姑以世數之遠而推之爲大祖則又
何怪乎唐宋大祖之議之紛紛莫決也且士而果有大祖王
制又何爲止言士一廟不云與大祖而二哉此其強爲附會
於經記並無所依據明矣林氏自爲說曰大夫之爵比士爲
尊大夫之德亦比士爲大故雖支庶其歿也得爲大祖於百
世其生也得立三廟以祀其禰祖曾大祖爲第一世之大夫
其繼世爲大夫不別爲祖猶之繼世諸侯亦不爲祖但祖其
第一世之諸侯也若大夫之子孫有從支庶起爲大夫者則
亦生立三廟歿爲大祖猶之公子之子孫封爲國君世世祖

封君不祖公子也然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者據大夫之後世言之祭法所云大夫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者據大夫之身言之蓋禮之正經殘缺而記禮之儒各據其一以爲言而實則皆周制也豈有異代之別哉

林昌彝曰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子禮論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大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爲周大夫之制誤也鍾文烝穀梁禘注曰王制說三廟亦有大祖之廟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之支子其繼爲大宗者得立始祖廟小記大傳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重大宗也異姓大夫容有爲他國公子之後者爲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孔某命爾爲司寇意孔氏以弗甫爲大祖廟歟弗甫者宋湣公之長子既讓國亦別子也鄭君解別子兼謂始來在此國者解大祖又兼非別子而始爵者其義益備亦容或然耳錫瑞案諸說皆本宗法爲解不分別殷制周制攻王制皆今文說與公羊穀梁合近儒以爲春秋素王之制其說近是祭法出於國語乃古文說鄭君以爲王制殷制祭法周制搞有依據並非勉强分別即如鄭義亦末嘗不可通穀梁云大夫三當據王制解之范注引祭法日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以釋穀梁不合於今古文家法楊士勛疏雖引鄭解二者不同之意無所發明鍾氏亦不知駮正范注故其補

注雖尊鄭義而不能墒守其說也下祭法一條可以互證

月令蝗蝝生注蝗蝝螵蛸母也

口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蝗蝝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蝗蝝燕趙之際謂之食朧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蝗蝝螵蛸母也藝文類聚袁氏考證曰此答語非問語問下脫答字爾今為空文記之沛魯以下皆方言文本疏沛作潭濟作杞敫作穀爾雅疏同並誤食朧初學記引高誘曰蟷蜋一名敫疣淮南子注又作敫肬

疏證曰正義曰按釋蟲云不蟷蝗蠰其子蜱蛸舍人云不蟷名蟷蠰今之蝗蝝也孫炎云蟷蠰蝗蝝一名不蟷李巡云其子名蜱蛸則螵蛸故云螵蛸母引方言云云邵晉涵曰此蓋鄭志之文禮記疏引作方言疑傳寫之譌郝懿行亦曰此蓋鄭志之文月令疏引作方言誤也朱彬禮記訓纂引作鄭志

案說文蠰蟷蠰也蟷蠰不過也又云蟲蟲蛸也蟲蛸蝗蝝子蜱螵聲轉蟷蝗蠰亦聲相轉也本草桑螵蛸一名蝕肬生桑枝上蝕肬即食朧之異文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桑螵蛸一名

蝕肬生桑枝上蝕肬即食朧之異文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桑蠑蛸一名冒焦冒焦即蠑蛸聲轉郭注一名蝆蟭亦聲轉也爾雅云莫貈螳蜋蛑釋文貈本又作貉孫戶各反蛑郭音牟又亡牢反方言云螳蜋謂之髦郝懿行曰蛑與髦字異音同莫貈合聲亦為髦．

昏火中

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星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

詩七月疏袁氏考證曰詩疏引作吳志王伯厚氏謂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詳見困學紀聞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皓顥是一人又舊唐書傅仁均傳王孝通駮仁均厤法引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三十度

有奇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星中也與此並可參證錫瑞案孔本以七月疏引如此言中至亦未中也皆爲鄭志之文與袁本異袁蓋以如此言中以下爲孔疏申鄭之語氣當以袁袁本爲是孔又云月令正義引鄭答孫顥疑是一條孔疏兩處徵引括其語互異耳皓顥同音恐有一爲傳寫誤

疏證曰詩七月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旣昏中也以衡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引吳志云云曰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元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錫瑞案鄭義明通孔疏申鄭亦悉無歲差之說辰爲壽星始彰十二度至十七度又角十二度

九九度終於氐四度卯爲大火始氐五度至十五度又房五度心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爲析木始尾十度至十八度又負十一度終於斗十一度故鄭云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近言中星者多以歲差言之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戴震曰大火中於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火昏中暑退建丑之月火旦中聚退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泰蕙田說同近之言西法者說尤詳明案歲差之說始於劉焯一行非古人所知言實測當從今攷古書當從古孫星衍曰按月令是月朔登明堂須政之書故據朔日之昏言之尙書總舉一月通朔至晦而言仲夏之晦與季夏之朔僅差一日火星移已至午矣後世求其說不得疑爲歲差不察鄭義蓋歲氣有差日躔盈緬使然天體無差二十八宿隨斗杓覗而可識也盛百二尙書釋天曰星火說者以爲心星愚以爲乃大火之尾宿也考工記龍旗九旂以象大火往云尾有九星故火之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則大火之兼尾宿象之房心尾則均爲大火而夏至初昏加時在戌未堯時夏至日躔星張國戌時房心已不當下中一行以爲尾十一度中是也孔傳以星火爲房宿者絜解中星爲七宿之中也或以爲星宿者不知昏刻加減但以酉正爲率也夫夏至酉正日未入地安能見星平或曰虞夏相距不遠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傳曰大

火心也亦不足據與曰是傳者之說耳安知小正之大火不以次言七月詩正義引鄭志答孫皓云大火次名非心星也堯典中星春夏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書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此又一證成蓉鏡謂盛說是也王肅尚書注星鳥星火爲季月與鄭義違異故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詁以未見夏小正也鄭君分別堯典火爲大火月令火爲心星剖析極明

曾子問五祀之祭不行郊社亦然

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按王制云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答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本疏袁氏攷證曰今注疏本無既云以下十八字有何字從宋本錫瑞案孔本無十八字有何字閩監毛本阮本注疏皆作何趙商之意五字惠棟校宋本作既云二字阮本注疏有葬時以下十六字

疏證曰正義曰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引趙商問云云曰鄭言無事者謂未殯

以前是有事故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啟至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爲越紼也錫瑞案此與王制一條互見鄭云郊社兼天地社稷言之實則天地社稷當分屬天子諸侯而言天子社稷五祀據周官大宗伯皆用血祭司服皆服毳冕則天子之社稷五祀尊等耳孔疏分尊卑未是如鄭義謂天地社稷去殯處遠五祀去殯處近則分別較明矣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答炅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

本疏袁氏攷證曰禮記孔子閒居坊記二疏引並作炅模本疏引作靈模按大傳疏云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答晃模云然也蓋是炅譌爲晃或譌爲炅炅又譌爲靈耳據姓氏急就篇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炅橫者作炅模者不誤錫瑞案阮刻注疏作炅模

疏證曰正義曰今詩本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遹字不同者引鄭答炅模云云曰革棘聿遹字異義同錫瑞案文王有聲箋引

云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城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鄭君注禮與箋詩一言先祖一言王季然皆屬追孝說無閒異義惟一云行已之道一云從已之欲猶欲二字於義稍殊革棘聿遹似異實同孔疏所云是也大傳正義引詩箋云云與此注不同者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答炅模云然也即指此條而言陳喬樅齊詩遺說攷曰釋文云本作匪亟其慾革棘亟古並通用猶古亦通欲盧文弨云周禮小行人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作欲是其驗也遹聿古今字後漢書李固傳亦作聿追來孝又案炅模各本皆作靈模阮刻注疏作炅模校勘記云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本炅誤灵毛本因改作靈大謌廣韻十二霽桂後漢城陽炅橫有四子一守墳墓姓炅一子居徐州姓香一子居幽州姓桂一子居華陽姓炔此四字皆古惠切

祭祀不祈

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按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

志而已禱祈有為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本疏

疏證曰注云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正義引鄭志云云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為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已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錫瑞案疏引發墨守以證鄭志說甚明通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似乎事神必用禱祈大祝明以鬼神祇並言則又非專禱外神矣鄭引儀禮足證周禮之文非誤且其說又不但見儀禮詩楚茨諸章亦屢言以介景福勿替引之正與儀禮相符是知祭祀不祈未可泥看孝子自當專一其志祝史自有受福之文固兩不相妨者也發墨守雖致其誠信嘏節唯字古唯唯雖通用許宗彥校改維字可不必也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

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元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詩甫田疏袁氏攷證曰周禮大宗伯疏引鄭答趙商云云遷下無之字大封上有王字元下無注字不云作不言

疏證曰詩甫田以社以方傳云社后土也正義曰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轉作社神引趙商問云云田瓊問云云曰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傳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檀弓曰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告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

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皆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周禮大宗伯疏曰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也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爲祝融兼后土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爲后土神與其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爲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爲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爲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答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告后土元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太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也錫瑞案孔賈二疏申鄭義皆分明后土是總名土神可稱之社亦可稱之然土神與社有別王大封告后土當告土神不當告社故鄭君斷斷辨之若趙商疑后土祭誰社祭誰則亦有別后土對皇天而言當祭地祇專屬句龍配社而言當祭五土之神而以句龍配之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

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神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甫田疏袁氏致證曰周禮大宗伯疏引鄭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疏視此條較爲簡明今補后土社三字于故曰之下又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

疏證曰甫田疏大宗伯疏皆見上田瓊所問二疏已明辨之田瓊引注云后土土社也前答趙商曰言社非據賈疏云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則當鄭君時見寫鄭注者已有譌字斂斯席矣注答趙商云堂當爲室誤與此同特此條因鄭君自辨其非後人乃更正爲土神斂斯席矣一條鄭雖辨明猶沿誤全今足見

鄭君之書傳於今者不無傳寫之誤借不得爲君一一辨之
也郊特牲疏引王肅難鄭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
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
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
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
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
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
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
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
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錫瑞案王肅所難鄭答田
瓊已自解之王肅謂社
專祭句龍其說大謬

內則有脯無膾

脯非食殽此燕得食脯者脯非食殽謂食不專用脯以爲食殽
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疏本

疏證曰正義曰有脯無膾者言大夫燕食若有脯則不得有
膾引鄭志云云錫瑞案鄭云脯非食殽者攷士冠禮醴醮士有
昏禮醴賓鄉飲酒禮燕禮皆薦脯醢聘禮禮賓亦薦脯醢公
食大夫禮則無脯是脯爲飲酒設食不用脯故云脯非食殽

而鄭注內則食字云目人君燕食所用也注脯羹云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注又云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又注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云脯皆析乾肉也又云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據此則人君燕食有脯大夫燕食亦得有脯可知故鄭云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也又曲禮言凡進食之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亦古禮食有脯之明證

玉藻諸侯之齊冠也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是為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孔本云疑當作又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元冕祭元冠齊孤則爵弁祭亦元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元冠

弁皆以諸侯尙元冠齊明孤亦元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韍服以祭士則元端以祭皆元冠也此云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玄日齊錄云士齊祭以朝服也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元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爲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元冕祭則元冠齊絺冕祭則元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引鄭志云云[?]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錫端衰齊[?][?]冠專謂自祭孔疏中鄭甚明趙商疑三命以下亦然未[?][?]此荀子曰端衣元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天子齊用元冕此其明證諸侯親迎元冕齊戒昏禮攝盛也鄭云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然孤以爵弁祭不得以爵弁齊故齊祭皆[?][?]王制正義曰按玉藻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用元冠而齊則孤卿大夫以下進用元冠齊也諸侯元[?]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之皆與齊時元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元冠齊元冠祭是齊祭同冠

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本疏袁氏攷證曰禮運疏引鄭說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娑尊也梁劉昭傳引此作畫鳳皇尾婆娑然

疏證曰正義曰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者引鄭志云云曰鄭司農注周禮司尊彝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故謂之犧象尊阮諶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錫瑞案詩閟宮傳曰犧尊有沙飾者鄭君蓋本毛公與先鄭之義莊子天地篇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俶眞訓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云犧尊猶疏鏤之尊犧古讀如娑詩以犧與多叶是周人讀犧如娑之證娑與疏聲相近下文云周豆注云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釋文獻素河反郊特牲汁獻說於醆酒注云獻讀當爲莎鄭又注大射儀云獻讀爲沙古犧獻並音娑故鄭君以作獻字爲齊人聲誤洪氏隸續司空殘碑云娑娑尊俎謂尊形婆娑然正與鄭云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

姿相合足徵鄭君之說兩漢通行並無異義自王肅阮諶騁其臆解後人多惑之不知說文牛部犧引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古字本作義周禮釋文獻尊本或作戲注作犧同素何反尚書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是犧尊字本亦作義後人加牛旁王肅阮諶郎以牛解之皆不識字齊子尾送女器貢僞難明尤謬悠不可據莊子淮南子皆以犧尊爲木所製不得以爲銅器可久埋土中也王念孫丁晏辨之甚晰今略舉其說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恐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不明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也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通典因禮篇久喪不葬服議袁氏攷證曰答上本衍或字然稱鄭志不得有或答也故去之

疏證曰正義曰久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四者悉不除也通典引漢石渠禮議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

不葬主喪者除否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引鄭志云云又引吳徐整問射慈曰久喪不除小祥練可知耳有故未得葬遂至二十八月服制已過可得變否豈服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答云主雖不得變其餘旁親亦不除日月竟自釋之耳又假葬牆壁間三年除服義晉武帝太康中尙書令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郄詵寄止衞國文學講常十餘年毋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梈謂之假葬三年郎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以爲城寺之內屋壁之問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詳議就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家以咸靈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縱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壽答言就前喪毋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爲乎興長史論者以爲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就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問應清議與否濤云自爲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究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鄭說至孝中間去鄉正爲母耳居喪毀瘠殯不自全其父喪在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埋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閑葬後經年乃兒用作半與監單長史任蔬傷循以葬不時閑常爲作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爲疑埗書云凡以意相是

非者不可輕以相貶也錫瑞案郄詵情有可原究非正禮當時清議可謂嚴正此亦假葬之類三國魏志曹休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見於此據趙商問漢時已有其事鄭君斥爲巧僞此固不可以禮言也改葬緦之例亦非可施於主喪不除者小記又曰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問不同時而除喪注云再祭練祥也正義曰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而後始葬必再祭者謂練祥祭也既三年未葬尸柩尙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編此練祥此不葬不除喪之證古人葬有定期卽不得已而過期主喪者仍不除服以死者體魄未安也今人惑於風水踰期不葬椎有申明古制使主喪者不除仕宦者不得服官爲士者不得應試則久而不葬者毖矣

雜記成廟則釁之

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

大戴記諸侯遷廟注袁氏攷證曰此答語不詳問人

疏證曰大戴禮諸侯遷廟成廟將遷之新廟盧辨注曰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加焉鄭元上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廟禮志云遷

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錫瑞案大戴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二篇相連因遷而釁是一時之事雜記成廟則釁之一節與大戴諸侯釁廟篇略同鄭注云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盧注釁廟篇云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即用鄭君之義鄭注士虞記用穀梁傳賈疏申鄭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檀弓正義曰其還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還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服杜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穀梁傳云云楊士勛穀梁疏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其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顧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舊閒耳朱子曰穀梁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又據大藏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其祔言祔不言遷則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至此方還於廟矣近儒多從朱說三年後乃遷主與鄭說練而遷主祭訖士反於寢不同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王制疏袁氏攷證曰穀梁疏引鄭答趙商祭法大夫三廟是周之制而王制大夫三廟言與大祖而三或當夏殷法不合于周禮也王制疏又引鄭答云王制所論皆殷制並刪約之詞

疏證曰注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與趙商所引注有異正義曰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者以上云大夫有祖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爲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別子爲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爲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爲祖考此義已具於王制王制正義引鄭答趙商云云曰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

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太祖也錫瑞案鄭君分別殷周甚審孔疏申鄭亦明惟祭法所云王立七廟二祧但據以上七代而言無太祖在內王引之經義述聞推算極壇鄭君注祭法王肅駁鄭說皆未得祭法之旨據王氏所推算則祭法所說又非周制周未嘗無太祖蓋不知是何代之制天子七廟何無太祖大夫三廟更不得有太祖可知天子無無太祖者祭法恐未可據大夫三廟無太祖亦恐未可據矣王制所云宜得其實熊羅宿曰案今祭法注有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又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上言大夫有祖考下即申言祖考謂別子明鄭義不謂於周之世別子為鄉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與初注不同故例而去之孔氏不知反據初注實含斯義而強為之辭豈知如其說又顯與令注鬼其百世相乖而與經文無廟不合更無論至王制注今本云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亦與鄭志所載異但於義亦以今本為長試各依文解之其云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者釋大祖之文而以大傳證其義云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言此之大祖當又兼非別子始爵者在內故曰謂此明謂此王制云云也若然以今本禮注彼此相決鄭之兩不牽涉以辨般周異制其明即如大傳所言是周道然彼言宗法鄭亦自知

之故引文特借以釋大社於立廟曾不一言推及自疏家罔識斯義後儒因於疏而覺其說之不合於是並鄭義亦破鄭義破疑經者遂直謂王制有誤豈知實己之不善讀注不免爲冲遠所誤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禮記郊特牲疏袁氏攷證

曰此鄭荅語失問人姓名及荅字

疏證曰郊特牲正義曰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引鄭志云云案金鶚社稷考曰周官百家爲族族師止得祭酺不得祭社五百家爲黨黨正止得祭禜亦不得祭社至二千五百家爲州州長乃得祭社鄭駁五經異義亦云二千五百家爲社此鄉遂之制也都鄙民居不如鄉遂之密其設法異於鄉遂司徒職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都鄙居民之法大約一甸五百家有奇設

官以爲之長則當立社郊特牲云唯社邱乘共粢盛乘當作甸謂惟甸有社故邱甸其粢盛也五百家立社已五倍於鄉遂若謂百家得立社甸何與鄉遂大相縣絕乎恐未必然至於里社在鄉遂不在都鄙其制始於秦古未之有也一里二十五家卽得立社是民自立社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鄭志亦謂此秦社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今引秦里社以解古之置社未免混亂錫瑞案金氏此說駮鄭祭法注實與鄭志相發明攷白虎通社稷篇曰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白虎通以月令命民社之文與祭法論語並引若非大夫與民共立之社豈得引爲大夫有社稷之證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立社臣瓚注舊二十五家爲社而民十家五家共爲私社漢書白虎通同出班固足爲古者惟大夫得立社民不得私立社之證臣瓚所云舊必是秦制故漢人以古制正之蔡邕獨斷亦同祭法鄭注之義是兩漢古說皆謂民不得私立社非鄭君一人之言至許氏說文引周禮左傳二十五家爲社之文乃古文家異說誤合書社置社爲一其實書社不必卽是置社金鶚已明辨之鄭解置社云今時里社亦以漢制準周制耳里社與民社當無分別要皆非古之置社也

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

鄭沖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戸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値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通典吉禮天子七祀篇

疏證曰此條似亦鄭君稱其祖說以答人問者失問人姓名與弁經葛而葬正義引鄭沖同鄭注祭法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沖云人間司譴過小神鄭注正用沖說惟沖專言司命鄭君並推之於七祀耳錫瑞案五祀今古文說有兩說左傳以五祀爲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古文說也月令以五祀爲戸竈門行中霤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戸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今文說也通典引馬融以七祀中之五祀門戸竈行中霤即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句芒食於木祀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元冥食於水句龍食於上故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馬以爲五官之神配食五祀從古文說又引鄭沖云云五祀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祀戸祀門特順氣所宜司命亦人間小神則五祀非五官貴神可知從今文說鄭君兼通今

古文義其解五祀因經立訓解大宗伯五祀則用左傳之說
解小祀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解曲禮之五祀亦用月令之
說解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其所以各異者以大宗伯
五祀爲五官以其文在五嶽之上也以小祝之五祀爲月令
五祀以其是小祭祀曲禮亦爲月令五祀以其文在山川之
下也解王制五祀爲司命中霤門行厲與祭法同以曲禮天
子諸侯大夫同大五祀無差等故疑爲般制王制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社稷祭夫祭五祀有差等故疑爲周禮也而攻鄭
駁異義主神非祀融是老婦謂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
竈禮設竈于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
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隨也又月令云
其帝炎帝其神祀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
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
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鄭君此說最爲明通謂貴神不
得祀於竈又據月令之文其神祝融與祀竈紀遠不次不得
合并爲一尤爲精堝是鄭雖兼采古文說而其定論不以五
祀爲五官仍用其祖非四時五行之正之義固已別黑白而
定一尊矣祭法天子與庶人同祀竈其禮當有等差天子祀
典重大或可如古文說祀五行之神配以五官若庶人亦得
祀上公貴神於竈陘必無此禮古文說不可用鄭義不可易
也今人以竈與司命合爲
一神乃治祭法之文而誤

坊記澄酒在下注清酒也

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醴醆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禮運疏

疏證曰正義曰澄酒清酒也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醍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沈齊也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爲沈齊酒爲三酒也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注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正義曰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緹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醆又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醍之下下有澄齊故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案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答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也又以澄爲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云曰如鄭此言坊記所

云醴酒醆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淸故云盎酒非爲三酒之中淸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案孔氏申鄭至晰酒與齊葢對文則別散文則通通言之齊亦可云酒互見周禮志酒正一條

中庸吾從周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巳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本疏袁氏攷證曰純周之周本作用云吾之云本作之並形涉而譌今改正錫瑞案如疏引作用之亦可通袁以意改非是孔本作用之

疏證曰正義引趙商問云云曰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錫瑞案鄭君據在宋冠章甫爲答儒行正義曰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父金父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

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illegible]上爲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illegible]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一用未必衣[illegible]錫瑞謂子云從周而又從殷此有數義一則子本[illegible]首邱之感故雖去國過三世猶闕用故國之法加[illegible]兩楹奠殯哭師於寢皆於因時之中兼存懷舊之[illegible]周大旨兩不相妨此一義也一則正朔三而改董子書三代改制質文篇言此最詳古者三正並建示天不私一姓士喪禮周公作兼用夏祝商祝明堂位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古時於前代禮法隨人擇用本無厲禁非若從世拘忌狹謚夫子之從殷制在當時本可通行並非驚世駭俗之事此又一義也一則文質再而復周末文勝必當救之以質故夫子作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王制一書近人以爲郎春秋素王之制鄭解王制與周禮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證以爵三等歲三田之類壖有據依初非強判此又一義也孔疏云身行雜用殷禮解此未詳儒行疏謂制法之主有異於人亦非壖論夫子制法當屬作春秋言至於衣冠不當有異必謂冠章甫爲畏公西華端章甫又何說也委貌章甫大同小異時本通行故夫子居宋得冠之

服問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趙商問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貳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不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服邪權者由心通典凶禮篇親母無黨服繼母議袁氏攷證曰問下本有鄭元二字答下亦有元字今刪

疏證曰通典引鄭志又引宋庾蔚之謂母亡禮應服其母之黨不服繼母之黨不可以母黨先已滅亡而服繼母之黨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也錫瑞案服問注云雖外親亦無二統趙商云外氏不可貳即引鄭君之義鄭答趙商母在無親黨何所服義極明快權者由心尤精碻不移先王制服皆是正禮不能特爲一人刱從權制故正服外有心喪之文後世乃以一時之權宜變千古之定制如慈母無服晉出公以慈母良而練冠以喪叔嫂無服後人以有父母早死而嫂鞠育者不能無報當爲制服此皆以權制變正禮者聞鄭君言當爽然自失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春秋志

隱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祖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

禮記曾子問疏袁氏攷證曰曾子問疏引作鄭注注志音近而譌也錫瑞案阮刻注疏無注字

疏證曰曾子問正義曰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左傳正義曰鄭元以祖爲軷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甯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行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錫瑞案鄭據昏禮當夕成昏不用賈服三月廟見之義又據昏禮不先告廟不同杜預告祖之解故不訓祖爲祖廟而訓爲祖道依鄭解傳義亦可通鄭謂當夕成昏成昏要在夫家不在婦家蓋祖道之祭有二一是出時祖道一是歸時祖道鄭蓋謂公子忽在

陳已先配合然後歸而祖道故云未去行配如鄭解則鍼子
此語實是在陳譏之傳先云入于鄭乃記鍼子之言古人行
文從便不盡拘先後也
孔疏駁鄭未免過泥

莊二十九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

之與否詩定之方中疏

疏證曰定之方中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
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正義曰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
楚邱穀梁傳曰不言城衞衞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
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
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
皆爲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
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
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卽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
土功而禮記云君子旣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興農功而非土
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
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

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引鄭志云云曰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錫瑞案尚書召誥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與詩正義意同鄭云欲觀衆殷樂之與否者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鄭義本大傳爲說也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答趙商云閔公心懼于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又不禫于禮少六月 禮記王制疏袁氏攷證曰王制疏止引答趙商云于禮少六月九字閔公已下二十四字見通典吉禮篇禘祫下作鄭注注志涉而譌也今補入王制疏云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

疏證曰王制正義曰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

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絰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鄭於禘祫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錫瑞案宋書禮志蘇瑋生議曰不禫即祭見譏春秋朱膺之議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元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祭也兩議皆本鄭說宋翔鳳過庭錄曰杜氏據春秋有禘無祫鄭禘祫志據公羊傳及何休說有祫有禘故閔二年之吉禘必先有四月之祫然經傳則無其證使如喪畢而祫則四月祫已先即吉五月之禘不得云吉禘若以慶父之難不譏四月祫則五月之禘亦因難而變禮又何獨譏之也二者不可通則知吉禘於莊公爲喪畢而先禘也案詩元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

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案此謂祫祭之前別有禘於其廟之禮喪畢而即吉故云吉禘與五年再殷祭之禘不同箋與禘祫志異者鄭君注禮既蚤禘祫志想同時所述箋詩脫悟四月祫之無據故定此說錫瑞謂宋說是也鄭云祫大禘小祫在大廟禘各於其廟皆本公羊固不得以左氏終王大禘之說難之而禘祫志謂閔公四月祫則無所據元烏箋有兩本當以兩禘夾一祫爲定本前祫後禘乃後人據禘祫志改之予別有攷見經訓書院自課文

僖四年傳五侯九伯

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大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何夾輔之有也詩旄邱序疏袁氏攷證曰何夾輔之何本作云從王制疏引攷王制疏引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

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本
疏作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
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
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並與此小異
疏證曰詩旄邱序箋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
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正
義曰此解言衞伯之意故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
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
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言周之制
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
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
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
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
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
受春秋異讀云云王制正義曰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
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引鄭
志云云左氏僖四年傳杜預集解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
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正義曰太公爲王官之伯
得以王命征討天下隨罪所在各致其罰故五等諸侯九州
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太公有此王命言已上世先公
得征討有罪所以夸楚也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

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爲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且征者征其所統之國非征侯伯之身何當校計人數以充九五之言卽如其言使伯佐牧二伯共佐治而已非是分州之半復安得征九伯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錫瑞案杜說卽張逸所問蓋本舊解鄭荅張逸已駁之左傳孔疏意在申杜故以鄭爲校數煩碎耳

八年七月禘于大廟

荅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禮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 禮記雜記疏

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 雜記疏

疏證曰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云魯以周公之

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正義曰按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按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引鄭答趙商云云曰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爲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書例故鄭答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錫瑞案鄭云禮記之言不皆在春秋之例所見最爲通達鍾文烝曰明堂位季夏六月鄭君以爲建已月毛詩傳亦言夏禘秋祫七月禘者後世變制非唯不始於獻子亦必不始於此時是雜記之誤又禘武公在二月禘僖公在十月是魯禘實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此志者爲用致夫人也月者謹用致非譏禘不時也陸元輔曰春秋凡失禮者必書七月而禘非時失禮宜見於經然春秋所書惟有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一條是時獻子猶未得魯政也蓋獻子之見經始於宣九年之如京師終於襄十九年之卒自僖之八年至宣九年相去蓋

二十五年計其年尚少當時秉魯政者公子季友也則僖七月非獻子爲之可知矣其後宣公襄公時獻子爲政又未有書七月禘者殊爲可疑豈因一時之事後不沿習遂不書於冊予錫瑞案據此二說雜記之文不可強通用致夫人三傳不同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穀梁以爲成風禘祫志云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鄭君論禘祫從公羊而釋用致夫人則從左氏袁宗濂曰公羊傳禘用致夫人非禮也是譏不宜於禘廟見禘因致夫人而緩故書禘亦微示失禮鬼神之意不得如平時之禘之不書然此猶在內小惡書例以有事故也則此猶未爲失禮之甚至於內大惡諱獻子以臣子而更祖宗禘祫之禮此爲大惡故不書然亦不可無以見其例宜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公羊無傳注鄭釋廢疾云禘而云有事者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孔疏亦云如鄭此言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爲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是亦同公羊內大惡諱之旨鄭答趙商云禮記所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則必有在春秋之例者陸元輔以獻子爲政未有書七月禘爲疑不知春秋諱內大惡書大廟言有事知禘合禮者非常書書者必變文起例此春秋之微言春秋非記事之書故獻子不正之禘皆不書

三十三年傳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禮記祭法疏袁氏攷證曰則罪之今注疏本作其罪無之字案其字則字之譌也宋本作則儀禮續通解引同今從之以下句例之罪下當有之字今補錫瑞案阮刻注疏作則字孔本作其字誤

疏證曰成蓉鏡曰周禮天官大宰七曰廢以馭其罪鄭彼注云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據此知鄭以殛爲放正與答趙商語合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說文歹部殛殊也从歹亟聲虞書曰殛鯀于羽山按爾雅曰殛誅也馬融注尚書趙岐注孟子韋昭注國語晉語皆同惟說文云殛殊也廁殛殛之閒攷春秋左氏傳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言殛爲殺然則放流竄殛正同耳孟子萬章篇引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

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殺
郎說文䊮字之段借左氏傳殺管叔而䊮蔡叔是也天問永
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
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呂覽孝行論曰帝舜於是殛之於
羽山高誘注云書云鯀則殛死先殛後死也玉裁謂夏本紀
舜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語最爲分明
因殛而死非訓殛爲殺也鄭志答趙商云云鄭語似迂曲云
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朝則洪範所謂殛死者因殛而死甚
明何必滿武王意爲此語也洪範殛死本作極死左氏昭七
年釋文殛亦作極多方罰殛本又作極爾雅極誅也魯頌閟
宮小雅菀柳正義皆引作極然則堯典殛鯀亦是極字之段
借殛之本義訓爲殊殊之訓死也殛所段借爲極極窮也
孟子言極之於其所往是也說文殂殛殪皆從歹一例訓死
而引堯典殛鯀則爲段借於繹訓兩不相妨也又洪範撰異
云鄭答趙商云云此鄭發明鯀因極而死非帝欲殺之也孫
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罪而
天下服是殛郎放也鄭志答趙商云云云蔡舜之殛鯀方將使
之變和東夷必非置之死地箕子云殛死亦謂殛之遠方而
至死不反故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久
遏絕之不施舍也不必謂滿武王之意而言焦氏循孟子正
義云又極之於其所往趙注極者惡而困之也說文穴部窮
極也論語堯曰篇四海困窮包曰困極也尚書洪範曰鯀則

殛死釋文殛本作極極鯀於羽山是困之於羽山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蓋置鯀於東海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所謂極也今案段氏孫氏焦氏諸說並足證明鄭義而世之儒者猶或以祭法鯀鄣鴻水而殛死爲疑尙書集注音疏云鄭志答趙商云云是殛實非死而國語魯語及禮記祭法皆言鯀鄣鴻水而殛死者蓋因鴻範之文以實其以死勤事之祀爾又孟子萬章篇備引此經而總結之曰誅不仁也是放流等皆可言誅益足見訓殛爲誅非必謂死矣又案誅有二義鄭志殛非誅誅死武王誅紂此即廣雅釋詁誅殺也之義與殛訓爲誅之誅義別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趙商問云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公羊

疏證曰公羊哀五年傳何氏解詁曰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疏曰言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引鄭志云云曰然則鄭氏之意以爲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殺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云云之說在襄二十八年案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解詁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疏曰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云閏不書何以書注云据楚子昭卒不書閏傳云喪以閏數也注云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傳又云喪曷爲以閏數注云据卒不書閏傳云喪數畧也注云畧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然則大功以下以月爲數故得數之故此注云葬以閏數云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者以其取期月故不得書閏矣何者以閏非正月故也以此言之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在閏月得數之何者正月以閏月者前月之餘故得繼前月言之若閏不在始死之月則不得數之何者期三年皆以年計若通閏數之則不滿期三年故也錫瑞案徐疏申何氏義甚明據鄭志義與何不異白虎通喪服篇曰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其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

除白虎通從公羊春秋何鄭皆用其說謂大功已下數閏月公羊義期三年仍不數亦與穀梁義不背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若死在閏月二傳之說微異據襄二十八年傳解詁則公羊以死月在閏得以閏數通典引鄭䶵難范甯云以閏三月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爲閏益月耳非正月也則吉凶大事皆不可以用閏月死旣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然則穀梁家以死月在閏仍以後月爲斷也

十五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禮記王制疏袁氏攷證曰本疏引古者以下據時而道作據今而述無唐虞九字再朝作再相朝者至如此止

疏證曰王制正義曰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引鄭志云云曰如鄭一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朝還前年朝者今旣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左傳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元云父死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相朝法與周禮合也周禮諸侯邦交唯有此法無五年再朝之制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未知古是何時鄭元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似如此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世自不必皆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

有此謀也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詩云我思古
人非思夏殷之人也此云古者亦非必夏殷鄭言夏殷禮非
也僖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此證彼
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或人見僖公朝齊杜引此爲
證遂言五年再相朝是事霸主之法然則魯非霸主曹伯何
以朝之曹豈推魯爲霸主而屈已以朝之也且云古之制也
卽是古之聖王制爲此法天子不衰諸侯無霸明德天子豈
應世衰霸主威權不行而爲之制此法敎諸侯以朝之此不
達理之言耳然則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
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闊太甚其於閒
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
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惟有此事
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
不煩諸侯以于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
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朔者亦謂朝大國耳且彼因說弔葬
非獨霸主之喪明使諸侯相共行此禮也霸主遣時制宜非
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時令或率舊章此在文襄之後仍守
舊制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錫瑞
案諸侯相朝見於周禮禮記大戴記白虎通諸書是今古文
無異而五年再朝則無明文故鄭云似如此又云不可得而
詳是鄭君已不敢質言之孔疏依違其詞亦無嘗證攻伏生
九共傳言唐虞制王制言夏殷制皆云諸侯之於天子五年

一朝不應諸侯相朝比朝天子之期更密是五年再朝非唐虞夏商之制甚明若周禮明云世相朝其說近理五年再朝國君道長奔走不暇必非盛王之法然則五年再朝唐虞夏殷周皆無以言之即霸主所定之制耳當時霸主儼然帝制自居昭三年傳子太叔云昔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其說與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正合是文襄即以諸侯朝天子禮定為朝一霸主法其後不知何時改為五年再朝視文襄之霸又加密一倍子太叔以文襄為不煩諸侯則其後更煩於文襄可知文十五年距晉襄之卒已十年其時或已定為五年再朝之制左氏以為古之制者蓋當左氏之時視此時為已古耳孔疏亦略見及此特拘疏家不駁經注之例不得不強為傳會不知左氏之說已自前後歧異襄元年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與周禮世相朝義同成十二年傳曰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未嘗定為相朝之年昭十三年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其制與五年再朝頗合亦不知為何代之制然則左氏所云古制即當時通行之禮霸主所定之法孔疏乃謂周禮不具殊為武斷又謂霸主非能創制改物獨不見子太叔之言乎鄭駁異義以王制五年一朝為文襄霸制已見及此故於此文不質言之

成十二年傳凡自周無出

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凡言出者謂出其封內天子以天下爲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故書云出居于鄭此周公王既復之而又自出故書云出奔是不應言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責之也引鄭元答孫皓云云曰以爲實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舜放四罪投之四裔安得不出境乎若如周禮無流放之文卽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然則周臣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欲令諫者何所措身左傳發凡自是書策之例因卽以爲周制謂其實無出者執文害意爲蔽何甚錫瑞案孔疏所引唐虞之事不可以說周制鄭君謂周無放臣之法正以周禮無流放之文也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古有大夫待放之法無君放臣之法鄭君據周禮亦與公羊義合公羊成十二年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上而出也白虎通諫諍篇曰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孔疏解左傳與公羊義不背鄭答孫皓與左

傳公羊義亦可互相證
明孔疏駁鄭所見殊謬

襄二十七年傳唯卿備百邑

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儀禮喪服傳疏邑

方二里與百乘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

十里之成禮記坊記疏袁氏攷證曰喪服引者是問語坊記疏引者是答語文不具爾錫瑞案孔本無與百乘別四字葢以爲疏申鄭義非鄭志文

疏證曰喪服疏云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是天子公卿大夫有菜地者也案鄭志答云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則天子下有無地者也有菜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可知坊記正義曰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

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
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
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
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
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
都無以言之案鄭注論語云伯氏騈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
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强臣
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此皆皇氏之說
熊氏以爲卿備百邑者引鄭志云云左傳杜注曰此一乘之
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十室又云千室明通稱正義曰司馬
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論語
云百乘之家大夫稱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爲采邑之極此云
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
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
邑也錫瑞案鄭君明言邑方二里與百乘削杜以百邑郎是
百乘顯與鄭異沈欽韓左傳補注曰按此傳論邑不論乘杜
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從祖果堂先生周官祿
田考云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邸中士
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
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命數皆如公
國其祿則亦皆如公之國也衛免餘云唯卿備百邑鄭志以
爲邑方二里是百邑郎方二十里之縣也易訟卦邑三百戶

鄭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成去三之一卽甸也金鶚邑攷曰大國之卿采地有一終出車百乘是謂百乘之家一終千井有八千家與四縣爲都合但一都有一千零二十四井八千一百九十二家稍有不同井通成終同者出賦之法井邑甸縣都者出稅之法故不盡合耳卿之采地當有一都則如千室之邑者有入邑矣左傳言卿備百邑此以四井之邑言之本二百五十六邑言百邑者對大夫而云然耳大夫止有六十四邑不備百邑案金氏據周禮四井爲邑與千室之邑異足以訂杜注之謬惟云方里爲井四井爲方四里與開方之法不合以開方計之四井爲方二里沈氏引鄭志爲卿食縣之證甚塙金謂卿食都非是由其誤以四井爲四里故所推皆誤也

昭四年傳西陸朝覿而出之

答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詩七月疏袁氏攷證曰本疏作答弟子孫皓問云周禮下無曰字四月之時日出昴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禮記月令疏袁氏攷證曰疏引昭四年傳西陸句又引鄭康成以爲云云不稱鄭志

疏證曰七月正義曰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
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陸統衛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
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
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
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
用之乃是須賜臣下也服虔以西陸朝覿而出之謂二月日
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
之給賓食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孫皓
云西陸朝覿請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
西陸朝覿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為昴爾
雜正文西陸朝覿當為昴星朝見不得為奎星見也故知出
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
冰先薦寢廟注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正義曰云薦於宗廟
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
人云夏須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引鄭康成云云左傳
社注曰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
朝出東方正義曰社以西陸為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
穀雨中三統厤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為清明節在昴八
度為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
時蟄蟲已出有溫暑臭穢宜當用冰故以時出之也厤法星
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三統厤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
六度乃次婁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

分之中得早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宿覿也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啟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是班冰之事非初啟也安得以出之爲啟冰也如鄭元答其弟子孫然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乃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令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覿實是春分二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啟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下傳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既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其公是據昔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覿之時冰之昔出在西陸朝覿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爲杜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錫瑞案詩疏申鄭最晰鄭以西陸專屬昴說根據雅文墻不可易服氏謂出冰是開冰以朝覿爲婁與雅文不符已爲詩疏所駮杜不從鄭義又稍變服說

既非四月又非二月謂是夏之三月葢甚訶於鄭服兩說之閒然終不若鄭據雅文爲塙故劉炫規杜而從鄭孔氏明知鄭不可駁故云亦通爲調停之辭其必申杜駁劉乃疏家護注之通例然其申杜展轉求合徒爲辭費謂傳言朝覲未知何宿已屬遁辭又云總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尤爲強說由於不從鄭義根據雅文專以西陸爲昴故不免游移而尟據也

六年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周禮司刑疏

疏證曰杜注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正義曰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斷罪之書故爲刑書皆是叔世所爲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議事制罪叔世不復能然采取上世決事之比作書以爲後法其事是始盛之世作書於衰

亂之時服虔云政衰爲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司刑疏曰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曰毁則爲賊竊賄爲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五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者賈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一引鄭志云云曰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錫瑞案鄭注堯典與鄭志之說不同九刑即周公所作亦不可據以說唐虞之制尚書注蓋未定之說當從鄭志爲晚年定論九刑爲後世依託也文十八年正義曰謂之九刑必其諸法有九而九刑之書今亡不知九者何謂服虔云正刑一議刑八卽引小司寇八議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此八議者載於司寇之章周公已制之矣後世更作何賓所復加且所議八等之人就其所犯正刑議其可赦以否八者所議其刑一也安得謂之八刑杜知其不可故不解之沈欽韓左傳補注曰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按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君子出絲二衞呂氏孝行覽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湯刑可矣此傳所云蓋指祖甲重作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按此成王時也亂政蓋指穆王作呂刑錫瑞謂穆王呂刑夫子删書取之不得謂之亂政紀年僞書不足據周書所云刑書九篇亦未必卽傳所云九刑賈服

據小司寇入議言之已爲孔疏所駁當從鄭志以爲後世依託可也

十一年五月夫人歸氏薨

趙商問云案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其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荅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案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宜有善之文與通典凶禮篇諸侯爲所生母服議袁氏攷證曰通典緦麻三月下作案禘祫志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無公會至乃禘三十五字從魏書禮志熙平二年王澄崔亮奏引鄭志改增答曰上通典有鄭元字今刪

疏證曰通典引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卽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元駮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閒其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引鄭志云云又引薛公謀議曰按春秋庶子爲君則母稱夫人故昭公之母齊歸卒經書曰夫人歸氏薨言母以子貴也及至國猶大喪昭公不戚叔向曰公室其卑乎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明孔子以義書叔向以禮譏也案喪服緦麻三月者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疏曰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者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是也以其先君在公子爲母在五服外記所云是也先君卒則是今君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今庶子承重故緦云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者以其母在大

功父卒無餘尊所厭故伸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者士卑無厭故也鄭并言大夫士之庶子者欲見不承後者知此士服若承後則皆緦故并言之也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案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案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申故鄭云中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其大夫士禮有異也錫瑞案賈疏申鄭甚晰古者天子諸侯之服與大夫士禮異君卒爲餘尊所厭猶不得過大功若承後者爲其母並無服春秋時有以小君服之者然非古禮所有昭公之事正所謂以小君服之者故鄭君云當案禮以正之謂當案古禮以正其失不得因春秋無譏文而以爲是也詩元鳥疏引禘祫志曰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禮記王制疏引禘祫志曰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終喪之禘不擇月與趙商引魯禮相合元鳥疏引禘祫志曰竊念春秋者書天 諸侯中

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攷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是鄭準春秋作禘祫志本有得禮則善違禮則譏之文故趙商疑爲無譏卽是善而鄭君答以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也陳壽祺曰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也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虧於禮

十二年傳鄭伯男也

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詩鄭譜疏袁氏攷證曰男畿當作男爵乃謂下當有畿內二字錫瑞案男畿畿字不誤

疏證曰鄭譜正義曰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引鄭志云云曰是鄭意與賈說異左傳正義曰鄭伯男也舊有多說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子產爭國小貢重執言鄭伯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南面君者豈貢得輕乎鄭志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鄭之此言不知所出鄭食子男之地不知復在

何時武公既遷東鄭幷卜邑爲國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之時食子男之地則今爲大國自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晉之勢士焉肯受屈而自日中以爭至于晉乎原此諸說悉皆不通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曰言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國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伯子男言已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也錫瑞案孔疏駁鄭未得鄭旨鄭注王制曰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鄭君此說最詳必有所據鄭又答張逸云徵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據此則畿內采地之爵與畿外治民之君實有不同故周公雖斥大九州推增畿外諸侯之地而畿內諸侯以其不主治民其地仍不增益鄭之初封本在畿內雖爵爲侯伯僅食子男之地正以周之舊俗猶因殷之故地故鄭雖伯爵而無異於殷之畿內子爵也孔疏不致鄭王制

討乃云不知所出王杜以連男爲足句似便文而無義若剛春秋伯子男一也之文以解亦未嘗不可通鄭注王制男引春秋不引以解此者以春秋是殷制子產爭承當引周制不當引殷制也於此可見鄭君解經義不拘閡孔氏未足以知之

三十一年傳十二月六年及此月也服虔云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十二月日在星紀

張逸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體已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成長以爲誤也周禮占夢疏

疏證曰周禮疏引服氏說已見前又引問曰云云鄭答張逸義亦見前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錫瑞案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八月得有九月節則夏之十

月周之十二月十月亦得有十一月節矣

三十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猶三十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案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周禮保章氏疏袁氏攷證曰疏引傳文後引服注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本疏袁氏攷證曰疏引鄭元云謂鄭君之義不然故春秋志云云與服小異大同

疏證曰周禮鄭司農注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疏曰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者按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按昭十二年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至昭三十二年正應在析木而越得歲者按彼服注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衆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云曰此鄭義與服小異大同也左傳杜注云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孔疏曰於十二次分野星紀是吳越之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賈逵云然杜從之也鄭元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上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姜氏任氏其守元枵

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於牽牛初度乃爲中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爲妄之甚也錫瑞案杜注與周禮疏所引服注大同孔疏又云賈逵云然是賈亦同服義惟鄭義略異故孔疏駁之然一服注云龍度天門是用超辰之法鄭君蓋同服義而孔疏謂一歲之行有餘一次據劉歆三統術不用超辰之法故疑十五年餘分始滿伐越在夏未得至牽牛不知鄭用超辰與三統術不同不當專據三統以駁鄭也鄭注保章氏亦但云星紀吳越也而此獨分斗主吳牽牛主越者必別有所據鄭君用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今不傳鄭義或本費氏鄭君所著有春秋左氏分野七錄云一卷隋志亡鄭義遂不可攷服注云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服所引或說與鄭義同或子慎即用鄭君之義孔疏偏據一說以駁鄭疏矣

定元年傳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 通典吉禮篇袁氏攷證曰通典引作鄭元注注志音涉而譌文苑英華裴子餘駁隱太子等四廟議亦引之

疏證曰左氏定元年經杜注云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正義曰謚法好內怠政曰煬煬

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諸侯之禮親廟有四計煬公元孫旣遠其廟卽已毀矣季氏禱于煬公以求昭公不入公死於外謂禱有益而更立其宮褻之於禮不合更立惡其改變國典故書以譏之公羊穀梁皆云立者不宜立立煬宮非禮也左氏傳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杜注云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正義曰旣毀其廟而得禱者蓋就祧而禱之錫瑞案公羊穀梁但云不宜立不詳其事鄭君蓋用左傳之說杜注略同鄭義蓋卽用鄭君說孔疏申杜明斯卽可爲鄭義之證惟祭法二祧之外有壇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煬公世次已遠在去墠曰鬼之列有禱亦當禱於壇墠不當就祧禱之

四年傳曹爲伯甸

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

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詩王城譜疏袁氏攷證曰譜疏三百里下無曹今濟陰四字定陶下無也字從本疏補入本疏引鄭元云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無有餘以下十五字接東都以下十三字又接侯服以下十字北

疏證曰王城譜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爲八百里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引鄭志云云曰以子魚言爲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左傳正義引鄭元云云曰攷爲在甸服言其小也錫瑞案詩疏引證詳明趙商誤以王畿千里爲方平如圖故疑不合不知周之王畿本東西長南北短也

哀十三年傳乃先晉人

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 本疏

疏證曰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矣經據魯史策書傳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或可曲筆直己辭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元云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傳元云國語非邱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錫瑞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賈氏兼取內外傳義說最明通先晉晉有信用襄二十七年盟宋例外吳本公羊說公羊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公羊釋經最明蓋此會實先吳而春秋之義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仍先書晉侯若會兩伯之辭竊以為經義當從公羊事實當取國語左傳說此不甚明晰鄭君說亦不詳蓋鄭用左氏說以春秋本魯史為周公所定不從公羊之義故亦不取國語事實也

十六年傳反祏于西圃

張逸問許氏異義駮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通典吉禮篇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疏證曰左傳正義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元祭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特僭爲之非禮也鄭元駮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耳錫瑞案通典禮入引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旣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又四十八引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愼據春秋左氏傳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駮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御覽引許氏云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

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鄭駁見孔疏祭法疏云案左傳衛大夫孔悝有主者鄭駁異義從公羊說大夫無主許君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云孔悝石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據此數處之文則大夫無主是今春秋公羊說若古春秋左氏說不必與今文春秋合故有孔悝反祏之文許信古文異義多從左氏故鄭君據今文駁之蓋鄭從今文其注禮皆謂大夫士無主許從古文雖引今文卿大夫無主之說仍據左氏說爲折衷而孔氏正義杜氏通典引此皆少別白誤以許所引今文說爲卽許說後人遂謂許鄭同義皆云大夫士無主殊失許意魏志王肅引孔悝反祏載之左史爲大夫士有主之證是許義非鄭義若鄭義果與許合則於異義不必駁矣鄭義本於儀禮公羊塙不可易左氏單文孤證未可偏據鄭欲圓其說故以孔悝反祏爲出公之主孔疏疑之然鄭以爲末代之君賜之卽非僭證者明堂位曰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有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史記魯世家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何氏公羊解詁曰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范氏穀梁注同皆賜魯郊之證又引鄭祖厲王爲證者見文二年傳文昭十八年傳云使祝史從主祏於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

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
許愼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
亦得祖天子鄭無駁從許義故鄭特牲注亦云魯以周公之
故立文王廟左傳於魯鄭皆云周廟鄭旣以魯爲有文王廟
亦必以鄭爲有厲王廟矣王制正義曰凡王之子弟封爲諸
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
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
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是
鄭祖厲王出特賜孔
疏本鄭義爲說也